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目錄

臣金士松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大學衍義補原序

朕惟帝王之學有體有用自仲尼作大學一經曾子分
釋其義以為十傳其綱明德新民止至善其目格致誠
正修齊治平闡堯舜禹湯文武之正傳立萬世帝王天
德王道之標準宋儒真德秀因為大學衍義掇取經傳
子史之言以實之顧所衍者止於格致誠正修齊而治
平猶闕逮我孝宗敬皇帝時大學士邱濬乃繼續引伸

廣取未備為大學衍義補揭治國平天下新民之要以
收明德之功采古今嘉言善行之遺以發經傳之指而
後體用具備成真氏之完書為孔曾之羽翼有功於大
學不淺是以孝廟嘉其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特
命刊而播之朕踐祚以來稽古正學經史諸書博涉殆
徧因念真氏衍義我聖祖大書于廡壁累朝列聖寘之
經筵肅宗聽講之餘賦翊學詩以紀之朕爰命儒臣日
以進講更數寒暑至于終篇然欲因體究用而此書尤

補衍義之闕朕將細繹玩味見諸施行上邇祖宗聖學之淵源且欲俾天下家喻戶曉用臻治平昭示朕明德新民圖治之意爰命重梓以廣其傳而為之叙如此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大學衍義補總目

治國平天下之要一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正綱紀之常

定名分之等

公賞罰之施

謹號令之頒

廣陳言之路

治國平天下之要二

正百官

總論任官之道

定職官之品

頒爵祿之制

敬大臣之禮

簡侍從之臣

重臺諫之任

清入仕之路

公銓選之法

嚴考課之法

崇推薦之道

戒濫用之失

治國平天下之要三

固邦本

總論固本之道

蕃民之生

制民之產

重民之事

寬民之力

愍民之窮

卹民之患

除民之害

擇民之長

分民之牧

詢民之瘼

治國平天下之要四

制國用

總論理財之道

貢賦之常

經制之義

市糴之令

銅楮之幣

山澤之利

征權之課

傳算之籍

鬻算之失

漕輓之宜

屯營之田

治國平天下之要五

明禮樂

總論禮樂之道

禮義之節

樂律之制

王朝之禮

郡國之禮

家鄉之禮

治國平天下之要六

秩祭祀

總論祭祀之理

郊祀天地之禮

宗廟饗祀之禮

國家常祀之禮

內外群祀之禮

祭告祈禱之禮

釋奠先師之禮

治國平天下之要七

崇教化

總論教化之道

設學校以立教

明道學以成教

本經術以為教

一道德以同俗

躬孝悌以敦化

崇師儒以重道

謹好尚以率民

廣教化以變俗

嚴旌別以示勸

舉贈謚以勸忠

治國平天下之要八

備規制

都邑之建

城池之守

宮闕之居

園游之設

冕服之章

璽節之制

輿衛之儀

歷象之法

圖籍之儲

權量之謹

寶玉之器

工作之用

章服之辨

胥隸之役

郵傳之置

道涂之備

治國平天下之要九

慎刑憲

總論制刑之義

定律令之制

制刑獄之具

明流贖之意

詳聽斷之法

議當原之辟

順天時之令

謹詳讞之議

伸冤抑之情

慎責災之赦

明復讐之義

簡典獄之官

存欽卹之心

戒濫縱之失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

軍伍之制

宮禁之衛

京輔之屯

郡國之守

本兵之柄

器械之利

牧馬之政

簡閱之教

將帥之任

出師之律

戰陳之法

察軍之情

遏盜之機

賞功之格

經武之要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一

馭外蕃

內外之限

慎德懷遠之道

譯言賓待之禮

征討綏和之義

修攘制禦之策

守邊固圉之略

列屯遣戍之制

四方夷落之情

刼誘窮黷之失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二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

臣等謹案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明邱濬
撰濬字仲深瓊山人景泰甲戌進士歷官禮
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事蹟
具明史濬以宋真德秀大學衍義止於格致
誠正修齊而治國平天下之事闕焉乃採經
傳子史輯成是書附以已見分為十有二目
於孝宗初奏上之有詔嘉獎命錄副付書坊

刊行濬自言衍義補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
摘其要者下內閣議行帝亦報可至神宗
時復命梓行親為製序蓋為當時所重如
此濬議論頗好矯激如譏范仲淹多事秦檜
有再造功評隲皆乖正理又力主舉行海運
平時屢以為言於此書中更反覆以申其說
而其實迂濶不可行故其後萬恭著議謂
為有大害而無微利至以好事斥之又明之

中業正閣豎恣肆之時濬既欲陳誨納忠則
此條尤屬書中要旨乃獨無一言及於宦
寺說者以為有所避而不書亦失人臣進規
之義以視真氏原書有未能盡及其純正者
然大學八條目相輔而行不可偏畧濬為博
綜旁搜以增益其所未備兼資體用實可
與前書互相發明且濬學本淹通又習知
朝家舊典故所條列原原本本貫串古今

亦復具有根柢用為真氏羽翼固不可謂其
無裨治道也乾隆四十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

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

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九

經部

大學衍義補目錄

補前書一卷

誠意正心之要

審幾微

謹理欲之初分

察事幾之萌動

防姦萌之漸長

炳治亂之幾先

卷之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一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卷之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一

正朝廷

正綱紀之常

定名分之等

卷之三

治國平天下之要一

正朝廷

公賞罰之施

謹號令之頒

卷之四

治國平天下之要一

正朝廷

廣陳言之路

卷之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二

正百官

總論任官之道

定職官之品

卷之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二

正百官

頒爵祿之制

敬大臣之禮

卷之七

治國平天下之要二

正百官

簡侍從之臣

卷之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二

正百官

重臺諫之任

卷之九

治國平天下之要二

正百官

清入仕之路

卷之十

治國平天下之要二

正百官

公銓選之法

卷之十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二

正百官

嚴考課之法

崇推薦之道

卷之十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二

正百官

戒濫用之失

卷之十三

治國平天下之要三

固邦本

總論固本之道

蕃民之生

卷之十四

治國平天下之要三

固邦本

制民之產

卷之十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三

固邦本

重民之事

寬民之力

愍民之窮

卷之十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三

固邦本

卹民之患

卷之十七

治國平天下之要三

固邦本

除民之害

卷之十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三

固邦本

擇民之長

卷之十九

治國平天下之要三

固邦本

分民之牧

詢民之瘼

卷之二十

治國平天下之要四

制國用

總論理財之道上

卷之二十一

制國用

總論理財之道下

卷之二十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四

制國用

貢賦之常

卷之二十三

治國平天下之要四

制國用

經制之義

上

卷之二十四

制國用

經制之義

下

卷之二十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四

制國用

市糴之令

卷之二十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四

制國用

銅楮之幣上

卷之二十七

制國用

銅楮之幣下

卷之二十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四

制國用

山澤之利上

卷之二十九

制國用

山澤之利下

卷之三十

治國平天下之要四

制國用

征榷之課

卷之三十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四

制國用

傳算之籍

卷之三十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四

制國用

鬻算之失

卷之三十三

治國平天下之要四

制國用

漕輓之宜上

卷之三十四

制國用

漕輓之宜下

卷之三十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四

制國用

屯營之田

卷之三十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五

明禮樂

總論禮樂之道上

卷之三十七

明禮樂

總論禮樂之道下

卷之三十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五

明禮樂

禮儀之節上

卷之三十九

明禮樂

禮儀之節中

卷之四十

明禮樂

禮儀之節

卷之四十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五

明禮樂

樂律之制

上上之

卷之四十二

明禮樂

樂律之制

上之
下

卷之四十三

明禮樂

樂律之制

中

卷之四十四

明禮樂

樂律之制

下

卷之四十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五

明禮樂

王朝之禮

上

卷之四十六

明禮樂

王朝之禮

中

卷之四十七

明禮樂

王朝之禮下

卷之四十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五

明禮樂

郡國之禮

卷之四十九

治國平天下之要五

明禮樂

家鄉之禮

上之

卷之五十

明禮樂

家鄉之禮

上之中

卷之五十一

明禮樂

家鄉之禮

上之下

卷之五十二

明禮樂

家鄉之禮

中

卷之五十三

明禮樂

家鄉之禮

下

卷之五十四

治國平天下之要六

秩祭祀

總論祭祀之理上

卷之五十五

秩祭祀

總論祭祀之理下

卷之五十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六

秩祭祀

郊祀天地之禮上

卷之五十七

秩祭祀

郊祀天地之禮下

卷之五十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六

秩祭祀

宗廟饗祀之禮上

卷之五十九

秩祭祀

宗廟饗祀之禮下

卷之六十

治國平天下之要六

秩祭祀

國家常祀之禮上

卷之六十一

秩祭祀

國家常祀之禮下

卷之六十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六

秩祭祀

內外羣祀之禮

卷之六十三

治國平天下之要六

秩祭祀

祭告祈禱之禮上

卷之六十四

秩祭祀

祭告祈禱之禮下

卷之六十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六

秩祭祀

釋奠先師之禮上

卷之六十六

秩祭祀

釋奠先師之禮下

卷之六十七

治國平天下之要七

崇教化

總論教化之道

卷之六十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七

崇教化

設學校以立教上

卷之六十九

崇教化

設學校以立教中

卷之七十

崇教化

設學校以立教下

卷之七十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七

崇教化

明道學以成教上

卷之七十二

崇教化

明道學以成教下

卷之七十三

治國平天下之要七

宗教化

本經術以為教

上之上

卷之七十四

宗教化

本經術以為教

上之中

卷之七十五

崇教化

本經術以為教

上之下

卷之七十六

崇教化

本經術以為教

中

卷之七十七

崇教化

本經術以為教

下

卷之七十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七

崇教化

一道德以同俗

卷之七十九

治國平天下之要七

崇教化

躬孝悌以敦化

卷之八十

治國平天下之要七

崇教化

崇師儒以重道

卷之八十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七

崇教化

謹好尚以率民

卷之八十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七

崇教化

廣教化以變俗

卷之八十三

治國平天下之要七

崇教化

嚴旌別以示勸

卷之八十四

治國平天下之要七

崇教化

舉贈謚以勸忠

卷之八十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八

備規制

都邑之建

上

卷之八十六

備規制

都邑之建

下

卷之八十七

治國平天下之要八

備規制

城池之守

卷之八十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八

備規制

宮闕之居

卷之八十九

治國平天下之要八

備規制

園游之設

卷之九十

治國平天下之要八

備規制

冕服之章

璽節之制

卷之九十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八

備規制

輿衛之儀

卷之九十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八

備規制

厯象之法_上

卷之九十三

備規制

厯象之法_下

卷之九十四

治國平天下之要八

備規制

圖籍之儲

卷之九十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八

備規制

權量之謹

卷之九十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八

備規制

寶玉之器

卷之九十七

治國平天下之要八

備規制

工作之用

卷之九十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八

備規制

章服之辨

胥隸之役

卷之九十九

治國平天下之要八

備規制

郵傳之置

道涂之備

卷之一百

治國平天下之要九

慎刑憲

總論制刑之義

上

卷之一百一

慎刑憲

總論制刑之義

下

卷之一百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九

慎刑憲

定律令之制上

卷之一百三

慎刑憲

定律令之制下

卷之一百四

治國平天下之要九

慎刑憲

制刑獄之具

卷之一百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九

慎刑憲

明流贖之意

卷之一百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九

慎刑憲

詳聽斷之法

卷之一百七

治國平天下之要九

慎刑憲

議當原之辟

順天時之令

卷之一百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九

慎刑憲

謹詳讞之議

卷之一百九

治國平天下之要九

慎刑憲

伸冤抑之情

慎眚灾之赦

卷之一百十

治國平天下之要九

慎刑憲

明復讐之義

卷之一百十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九

慎刑憲

簡典獄之官

卷之一百十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九

慎刑憲

存欽卹之心

卷之一百十三

治國平天下之要九

慎刑憲

戒濫縱之失

卷之一百十四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上

卷之一百十五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中

卷之一百十六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下

卷之一百十七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嚴武備

軍伍之制

卷之一百十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嚴武備

宮禁之衛

卷之一百十九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嚴武備

京輔之屯

郡國之守

卷之一百二十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嚴武備

本兵之柄

卷之一百二十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嚴武備

器械之利上

卷之一百二十二

嚴武備

器械之利

下

卷之一百二十三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嚴武備

牧馬之政

上

卷之一百二十四

嚴武備

牧馬之政

中

卷之一百二十五

嚴武備

牧馬之政

下

卷之一百二十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嚴武備

簡閱之教

上

卷之一百二十七

嚴武備

簡閱之教

下

卷之一百二十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嚴武備

將帥之任

上之

卷之一百二十九

嚴武備

將帥之任

上之下

卷之一百三十

嚴武備

將帥之任

中

卷之一百三十一

嚴武備

將帥之任下

卷之一百三十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嚴武備

出師之律

卷之一百三十三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嚴武備

戰陳之法上

卷之一百三十四

嚴武備

戰陳之法下

卷之一百三十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嚴武備

察軍之情

卷之一百三十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嚴武備

遏盜之機

上

卷之一百三十七

嚴武備

遏盜之機

中

卷之一百三十八

嚴武備

遏盜之機

下

卷之一百三十九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嚴武備

賞功之格

上

卷之一百四十

嚴武備

賞功之格

下

卷之一百四十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嚴武備

經武之要

上

卷之一百四十二

嚴武備

經武之要

下

卷之一百四十三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一

馭外蕃

內外之限

上

卷之一百四十四

馭外蕃

內外之限

下

卷之一百四十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一

馭外蕃

慎德懷遠之道

譯言賓待之禮

卷之一百四十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一

馭外蕃

征討綏和之義

上

卷之一百四十七

馭外蕃

征討綏和之義

下

卷之一百四十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一

馭外蕃

修攘制禦之策

上

卷之一百四十九

馭外蕃

修攘制禦之策下

卷之一百五十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一

馭外蕃

守邊固圉之畧上

卷之一百五十一

馭外蕃

守邊固圉之畧

下

卷之一百五十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一

馭外蕃

列屯遣戍之制

卷之一百五十三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一

馭外蕃

四方夷落之情 上

卷之一百五十四

馭外蕃

四方夷落之情 中

卷之一百五十五

馭外蕃

四方夷落之情 下

卷之一百五十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一

馭外蕃

却誘窮黷之失

卷之一百五十七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二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

上上之

卷之一百五十八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

上之下

卷之一百五十九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

中

卷之一百六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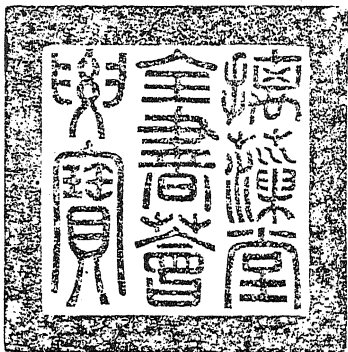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

下



大學衍義補目錄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單勉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首

明 邱濬 撰

誠意正心之要

審幾微補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於誠意正心之
要立為二目曰崇敬畏曰戒逸欲其於誠意
正心之事蓋云備矣然臣讀朱熹誠意章解

竊有見於審幾之一言蓋天下之理二善與惡而已矣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穢所謂崇敬畏者存天理之謂也戒逸欲者遏人欲之謂也然用功於事為之著不若審察於幾微之初尤易為力焉臣不揆愚陋竊原朱氏之意補審幾微一節於二目之後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一得之愚或有可取謹剴諸書之言有及於幾微者于左

謹理欲之初分

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謙讀為慊

朱熹曰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

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
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
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臣按誠意一章乃大學一書自脩之首而慎獨一
言又誠意一章用功之始章句謂謹之於此以審
其幾所謂此者指獨而言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
所獨知之地也盖以學者用功於致知之際則固
已知其心之所發有善有惡矣亦固已知其善之

當為而惡之當去矣然其一念始發於心須臾之
頃端緒之初有實焉有不實焉蓋有他人所不及
知而已所獨知者是則所謂獨也是乃人心念慮
初萌動之端善惡誠偽所由分之始甚細微而幽
隱也學者必審察於斯以實為善而去惡譬如人
之行路於其分歧之處舉足不差自此而行必由
乎正道否則差毫釐而繆千里矣大學釋誠意指
出慎獨一言示萬世學者以誠意之方章句論慎

獨指出幾之一言示萬世學者以慎獨之要人能
於此幾微之初致審察之力體認真的發端不差
則大學一書所謂八條目者皆將為已有矣不然
頭緒茫茫竟無下手之處各隨所至而用功待其
既著而致力則亦泛而不切勞而少效矣臣謹補
入審幾微一節以為九重獻伏惟宮闈深邃之中
心氣清明之際澄神定慮反已靜觀察天理人欲
之分致擴克遏絕之力則敬畏於是乎崇逸欲於

是乎戒由是以制事由是以用人由是以臨民堯
舜之君復見於今泰和之治不在於古矣臣不勝
惓惓

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朱熹曰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
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
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
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

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臣按大學中庸二書皆以慎獨為言朱氏章句於大學慎獨曰審其幾中庸慎獨曰幾則已動先儒謂一幾字是喫緊為人處也夫所謂獨者豈出於隱微之外哉隱微是人之所不睹不聞而我所獨睹獨聞之處也向也戒懼乎已之所不睹不聞是時猶未有其幾也雖有其幾未動也今則人雖不睹不聞而已則有所睹有所聞矣已所獨睹獨聞

者豈非其幾乎幾已動矣而人猶未之知人雖未
知而我已知之則固已甚見而甚顯矣此正善惡
之幾也於其幾動之處而致其謹焉戒慎乎其所
初睹恐懼乎其所初聞方其欲動不動之間已萌
始萌之際審而別之去其惡而存其善慎而守之
必使吾方寸之間念慮之際絕無一毫人欲之萌
而純乎義理之發則道不須更離於我矣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漢書吉之之間
有凶字今從之

程頤曰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

臣按大易幾者動之微一言乃萬世訓幾字之始蓋事理之在人心有動有靜靜則未形也動則已形也幾則是動而未形在乎有無之間最微細而難見故曰動之微雖動而未離於靜微而未至於著者也此是人心理欲初分之處吉凶先見之兆先儒所謂萬事根源日用第一親切工夫者此也

大舜精以察之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皆於此著
力焉方其一念初萌之始即豫有以知其善惡之
幾知其為善也善者吉之兆斷乎可為則為之必
果知其為惡也惡者凶之兆斷乎不可為則去之
不疑則其所存所行皆善而無惡而推之天下國
家成事務而立治功罔有所失矣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
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於我者

知皆擴而克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

朱熹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即此推廣而克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

又曰四端是始發處端訓始字尤切如發端履端開

端之類皆始也凡有四端若火始然泉始達始然便是火之端始達便是水之端

臣按人心初動處便有善惡之分然人心本善終是善念先生少涉於情然後方有惡念耳是以見孺子入井者即有怵惕之心見人蒙不潔者即有憎惡之心二者皆是情也而實由乎其中有仁義之性故其始初端緒發見於外自然如此也四端在人者隨處發見人能因其發念之始幾微纔見

端緒略露即加研審體察以知此念是仁此念是義此念是禮或是智於是擴而克之由惻隱之端而克之以為不忍人之仁由羞惡之端而克之以為不勝用之義與夫辭讓是非皆然則凡所為者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矣孟子所謂端與大易所謂幾皆是念慮初生之處但易兼言善惡孟子就性善處言爾是故幾在乎審端在乎知既知矣又在乎能擴而克之知而不克則是徒知而已然非知之

於先又曷以知其為善端而克之哉此君子所以貴乎窮理也

通書曰幾善惡又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又曰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朱熹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或

間幾如何是動靜之間曰似有而未有之時在人識之爾

又曰一念起處萬事根源尤更緊切

又曰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常窮察識得是非其初乃毫忽之微至其窮察之久漸見克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這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自己不得止不住

又曰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所以聖賢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說慎其獨都是要就這幾微處理會幾微之際大是切要又曰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

又曰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存其善去其惡可也

又曰周子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食芹而美甚欲獻之吾君

又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這此字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臣按宋儒周惇頤因易幾者動之微一言而著之

通書者為詳朱熹因周氏之言而發明之者尤為透徹即此數說觀之則幾之義無餘蘊矣至其用功之要則惇頤所謂思張載所謂豫熹於大學章句所謂審者尤為著力處也誠能於其獨知之地察其端緒之微而分別之擴克其善而遏絕其惡則治平之本於是乎立作聖之功於是乎在矣
以上謹理欲之初分

審幾微

察事幾之萌動

易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

研猶審也

幾也惟深也故

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臣按周易此言雖為易書而發然於人君圖治之道實切要焉蓋事幾之在天下無處無之而在人君者一日二日之間其多乃盈於萬是所以研審其幾微之兆以成天下之務者豈他可比哉先儒朱熹謂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深在心甚玄奧

幾在事半微半顯請即君身言之人君一心淵奧
靜深誠有不可測者然其中事事皆備焉事之具
也各有其理事之發也必有其端人君誠能於其
方動未形之初察於有無之間審於隱顯之際端
倪始露豫致其研究之功萌芽始生即加夫審察
之力由是以釐天下之務御天下之人應天下之
變審察於其先圖謀於其易天下之務豈有難成
也哉

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

程頤曰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者蓋知幾也不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巽故過則為諂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為瀆君子見於幾微故不至於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

臣按先儒朱熹謂事未至而空言其理也易見事已至而理之顯然者亦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

微處此最難見噫此知幾者所以惟神明不測者
能之也歟君子交於上則不諂所以不諂者知諂
之流弊必至於屈辱也交於下則不瀆所以不瀆
者知瀆之末流必至於欺侮也故於其初動未形
之時而審之則知上交者不可諂下交者不可瀆
也在人君者雖無上交然人臣有諂諛之態則於
其初見之始即抑絕之不待其著見也至於交接
臣下之際尤當嚴重稍有一毫狎瀆之意則已殺

然戒絕之是亦知幾者矣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程頤曰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其判別可見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衆所仰也故曰萬

夫之望

胡寅曰陰陽之運天地之化物理人事之始終皆自茫忽毫釐至於不可禦故脩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憂未然堯舜君臣反覆警省未嘗不以幾為戒故折句萌則百尋之木不能成矣忽蟻穴則千丈之隄不能固矣君子所以貴於見幾而作也

臣按天下之事莫不有幾惟其知之豫也然後能戒之於早而不至於暴著而不可遏苟在已者見

道有未明立志有不堅臨事而不暇致思雖思而不能審處故幾未至也則暗昧而不知幾既見也則遲疑而不決是以君子貴乎明哲而定靜明哲則中心無所惑而灼有所見於善惡未分之初定靜則外物不能動而確有所守於是非初分之際見微而知其彰不待其昭著也見柔而知其剛不待其堅凝也所以然者亦惟在乎格物以致其知知止而后有定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至於

能得如此則無不知之幾不俟終日而判斷矣然此非特可為萬夫之望則雖如神之聖殆亦可幾也乎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程頤曰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若上下相順訟何由興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

朱熹曰作事謀始訟端絕矣

項安世曰乾陽生於坎水坎水生於天一乾坎本同
氣而生者也一動之後相背而行遂有天淵之隔由
是觀之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
暱而不敬也禍亂之端夫豈在大曹劉共飯地分於
匕箸之間蘇史滅宗忿起於笑談之頃謀始之誨豈
不深切著明乎

都潔曰天為三才之始水為五行之始君子法之作
事謀始

臣按先儒謂天左旋而水東注違行也作事至於
違行而後謀之則無及矣是故君子體易之象凡
有興作必謀其始焉何則理在天地間大中至正
無有偏枉從之而行則上下相順違之而行則彼
此交逆是以君子一言之將發也一行之將動也
一事功之將施行也則反之於己體之於人揆之
於心繹之於理順乎逆乎順則徐為之逆則亟止
之不待發於聲徵於色見於施為以作過取愆故

爭構訟而貽異時之悔是則所謂謀始也謀之又
謀必事於理不相悖人與我不相妨前與後不相
衡決上與下不相齟齬然後作之則所行者無違
背之事矣事無違行則凡所云為舉錯者皆合於
天理順於人心又安有紛紛之口語狎狎之訟言
乎或曰興訟構獄官府之事也朝廷之於民直驅
之而已彼將誰訟乎吁上之於下勢不同而理同
下之於上不敢言而敢怒民之訟於心也甚於其

訟於口也民之訟於天也甚於其訟於官也仁智之君誠畏天譴畏民怒凡有興作惡可不謀於始乎

虞書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蔡沈曰幾微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亂之幾藏於細微而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兢業業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者言

其日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

臣按天下之事必有所始其始也則甚細微而難見焉是之謂幾非但禍亂有其幾也而凡天下萬事萬物莫不有焉人君於其幾而審之事之未來而豫有以知其所將然事之將來而豫有以知其所必然於其幾微之始致其審察之功夫善歟則推而大之果惡歟則遏而絕之則善端於是而擴

克惡念於是乎消殄逸欲無自而生禍亂無由而
起夫如是吾身之不脩國家之不治理未之有也
苟不先審其微待其暴著而後致力焉則亦無及
矣此古之帝王所以兢兢業業致審於萬事幾微
之初也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
蔡沈曰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
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

以謹在位之意曰安汝止也止者心之所止也安之
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也惟幾
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

臣按幾者動之微動者幾之著方其靜而未動也
未有幾也幾既動而後事始萌由是漸見於形象
而事成焉苟於幾微之初不知所審而欲其事為
之著得其安妥難矣臣愚以為惟幾者又惟康之
本也人君慎其在位而必欲得其庶事之康非審

於事幾發動之初曷由得哉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蔡沈曰勅戒勅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
勅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勅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
危相為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
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
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

臣按此章帝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

也歌之序意在乎戒天命而謹時幾時以天時言
幾以人事言無一時而不戒勅以無一時而非天
命之所寓也無一事而不戒勅以無一事而非天
命之所存也然謂之事可也而謂之幾者何哉先
儒謂幾者事之微也方其事之始萌欲動未動之
際方是之時善惡之形未分也而豫察其朕兆是
非之情未著也而豫審其幾微毫末方起已存戒
謹之心萌芽始茁已致防範之意不待其滋長顯

露而後圖之也古之帝王所以戒勅天命也如此其至所以禍亂不興而永保天命也歟後世人主不知戒勅天命故雖事幾暴著猶不知省及至禍機激發始思所以圖之亦末如之何矣噫幾之一言虞廷君臣累累言之是誠萬世人君勅天命保至治之樞要也惟明主留意

周書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

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朱熹曰王之初服不可不謹其習猶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初所教蓋習于上則智習于下則愚矣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時敬德則哲則吉則歷年不敬則愚則凶則短折也

蔡沈曰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況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又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貽其哲

命為政之道亦猶是也

陳櫟曰明哲之性與生俱生初生之時習於善則明可作哲習於惡則靡哲不愚哲則為天所命愚則天不命焉是自貽哲命如所謂自求多福此所謂無不在其初生時自貽哲命者王之初服亦猶是也王乃初服之時天命之或吉或凶判於此王德之或敬或不判於此敬則能祈天永命不敬則不能祈天永命召公欲王乘此一初之機而疾敬德疾之云者欲其

乘此機而速勉之有今罔後之謂也

臣按天下之事莫不有其初家之立教在子生之初國之端本在君立之初蓋事必有所從起之處於所從起之處而豫為之區處則本原正而支派順矣所從起之處即所謂初也有一事即有一初是以周公告成王以宅新邑為服行教化之初也雖然豈但宅邑一事哉周公偶因所遭以告其君耳是故人君知事之皆必有其初也於其所服行

之始而審其所發動之幾當其端緒肇啟之時豫
為終竟據守之地即其始以占其終即其微而究
其著即其近以慮其遠即其易以圖其難兢兢焉
惟德之是敬汲汲焉惟日之不足是則所以自貽
厥命者於德為明哲於事為吉祥在身有壽考之
徵在國有過歷之祚孰謂人君為治不本於一初
而其所以謹於其初者又豈外於一敬哉

詩鶴鳴首章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又曰鶴鳴于九

臯聲聞于天

朱熹曰鶴之鳴高亮聞八九里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鶴鳴于九臯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

臣按本朝學士朱善曰知誠之不可揜則知念慮方萌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掩而肺肝已見所以不可無誠身之功也臣以是知天下萬事萬物之理不出乎一誠誠者何實理也實有是形則實有是

影實有是器則實有是聲如此詩言鶴之鳴也在
乎九折之澤至深至遠之處而其聲也乃聞於郊
野虛空至高至大之間如人之有為也在乎幽深
隱僻之地宜若人不知矣然其發揚昭著於外者
乃無遠而不至焉是何也有是實事於中則有是
實聲於外誠之不可揜也世之人主每於深宮之
中有所施為亦自知其理之非也不勝其私欲之
蔽乃至冒昧為之遮藏引避惟恐事情之彰聞戒

左右之漏泄忌言者之諷諫申之以切戒禁之以
嚴刑卒不能使之不昭灼者此蓋實理之自然不
得不然如鶴鳴而聲自聞也嗟乎天下之事有可
為者有不可為者可為者必可言也不可言者必
不可為也可為而不可言則非可為者矣人君於
此凡其一念之興幾微方動則必反思於心曰吾
之為此事可以對人言否乎可以與人言則為之
不可與人言則不為則所為者無非可言之事若

然則吾所為者惟恐人傳播之不遠矣尚何事於
籍人口而罪人之議已也哉

禮記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
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
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引易今經
又無之

葉夢得曰微者形而未大也教以使人儆化以使人
遷故從善而不自知未形者有形之兆也止邪於將
兆則人知舍彼以就此故遠罪而不自知

吳澂曰禮之導人為善每至善幾方動之初其禁人為惡亦在惡幾未見之時非若其他法令刑罰之屬待其顯見而後勸率懲遏之也又引易以證之始謂其初未顯未見之時慎謂宜及此時以禮導其善防其惡不可失此幾也儻或不然不於其始而教之止之其差雖若毫髮之近至於既顯既見而後教之止之則難為力其繆乃有千里之遠言其繆甚大也臣按先王為治而必隆重於禮者蓋以禮為教化

之本所以遏民惡念而啟其善端約之於仁義道德之中而使其不蕩於規辭法度之外以至於犯戒令罹刑憲焉自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則其為教化也不亦微乎微者幾之初動未大者也君子於其幾微方動未形之始而慎之慎之何如亦隆禮而已矣是故知男女之有欲也則制昏禮以止其淫辟之行於情實未開之先知飲食之易爭也則制鄉飲以止其爭鬪之獄於朶頤未動之

始制喪祭之禮以止其倍死忘生之念於哭臨奠
獻之際制聘覲之禮以止其倍畔侵陵之患於玉
帛俎豆之間是皆不待欲動情勝之時而自有潛
銷速化之妙縱有過差不遠而復尚何差繆而至
於千里之遠絕乎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朱熹曰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
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臣按先儒有言善為天下國家者謹於微而已矣
謹微之道在於能思是以欲興一念作一事取一
物用一人必於未行之先欲作之始反之於心反
覆紬繹至再至三慮其有意外之變恐其有必至
之憂如何而處之則可以盡善如何而處之則可
以無弊如何而處之則可以善後而久遠皆於念
慮初萌之先事幾未著之始思之必極其熟處之
必極其審然後行之如此則不至於倒行逆施而

收萬全之功矣苟為不然率意妄行徒取一時之快而不為異日之圖一旦馴致於覆敗禍亂無可奈何之地雖聖人亦將奈之何哉是故君子之行事也欲防微而杜漸必熟思而審處

司馬光曰書曰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為言微也言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

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患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德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又曰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竒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詞啟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

臣按宋仁宗時司馬光上五規其四曰重微其中

引孔子告魯君之語謂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
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
憂可知矣蓋人君惟不知憂也故不知所慮當夫
安逸之時知有亂亡之禍則必憂之矣憂之則慮
之慮之於無事之時而尋其端緒之所自起究其
流弊之所必至如光所言之六事者觸類而長之
隨機而應之逆料其未然之害遠探其將至之患
千里之外如在目前百年之遠如在旦夕事事而

思之惟恐一物之失理汲汲而已之惟恐須臾之
尚在不玩狎而因循不苟且而姑息惕然而常警
于心毅然而必致其決凜然而深懼其危如此則
脩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
世誠有如光之所以期其君者尚何危難之有哉
以上察事幾之萌動

審幾微

防姦萌之漸長

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

順也

順當作慎

程頤曰陰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又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

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其大至
於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
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辯之於早不使順長故天
下之惡無由而成乃知堅冰之戒也

臣按辯之於早即所謂審微也坤卦此爻陰始生
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至於盛其象如人之初
履霜也則知其為陰氣之凝夫陰氣之始凝也但
結為微薄之霜耳馴而至於極盛且將為堅厚之

冰馬大凡國家禍亂之變弑逆之故其原皆起於
小人誠能辯之於早慎之於微微見其萌芽之生
端緒之露即有以抑遏壅絕之不使其有滋長積
累之漸以馴致夫深固堅牢之勢則用力少而禍
亂不作矣聖人作易以此垂戒示人以扶陽抑陰
之意蓋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小人之初用也未必
見其有害然其質本陰柔用之之久馴致之禍有
不能免者人君知其為小人也則於初進之際窺

見其微即抑之黜之不使其日見親用則未萌之禍消矣夫然又安有權姦竊柄之禍佞倖蠱惑之害哉

大畜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童者未角之稱牯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者也

六五豮豕之牙吉

攻其特而去之曰豮豕所以去其勢也

程頤曰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牯大善而吉也蓋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莫若止之於初也又曰豕剛

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
止其躁猛若殯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
如此所以吉也君子發殯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
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
罰嚴峻而惡自止也

臣按易之大畜此二爻誠人君制惡之要術也人
君之於小人誠能察之於其微知其不可用制之
於早使其不敢肆操之有要使彼自戢止則天下

國家又安得有莽懿之禍覽節之患哉君子所以
貴乎炳幾先也不然則無以知其為小人將馴致
於權不可收勢不可遏之地矣可不戒哉

姤初六繫于金柅

柅止車之物止之以堅強之金柅

貞吉

靜正則吉

有攸往

見凶

往而進見之則凶

羸豕孚蹢躅

羸弱之豕中心之誠在乎蹢躅跳躑也

程頤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盛
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
時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無害君子

之心防於微則無能為矣

又曰如李德裕處置近倖徒知其帖息畏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臣按先儒有言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于蹢躅得伸則伸矣如唐武宗時李德裕為相君臣契合莫能間之近倖帖息畏伏誠若無能為者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其後繼嗣重事卒定於其手而德裕逐矣幾微之間所當深察雖然易之言又

不特為君子小人設也吾心天理人欲之幾亦若是焉人欲之萌盖有甚於羸豕之可畏者能於此而止之而不使其滋長則善矣臣愚以為吾心私欲竊伏之幾尤甚於小人帖息求逞之幾必先有以防乎已然後可以防乎人也此又卦爻言外之意

詩小弁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朱熹曰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

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

呂祖謙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

臣按李泌諫德宗曰勿露此意所謂此意之露即是幾微初動之處也意在言前又不但若詩所謂無易由言而已也小人非惟聽吾言之所發有所

觀望而生讒譖亦且伺吾意之所向有所予奪而竊權柄是以人君於凡施為舉動如命官討罪之類皆當謹之於幾微之先不可輕露其意使小人得以窺測之苟或一露其幾則將有貪天功以為已私假上權以張已威樹功於人收恩於已者矣不獨如李泌所謂建儲一事也

通鑑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司馬光曰事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

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

胡寅曰善為天下國家者謹於微而已矣卑宮惡服慮侈汰也不遑暇食防逸豫也慄慄危懼戒驕溢也動守憲度虞禍亂也不為嗜欲則娛樂之言無自進不好功利則興作之計無自生嘖笑不苟誰敢矯假八柄在已誰擅威福誠如是雖使六卿復起三家輩

作操

曹操懿司馬

莽

王溫朱溫

接踵於朝方且效忠宣力

之不暇而何有於他志是故韓趙魏之為諸侯孔子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人君監此亦謹於微而已矣

臣按三晉欲剖分宗國非一日矣至是魏斯趙籍韓虔始自裂土而南面焉周雖不命其能禁其自侯哉原其所起之由先儒謂始自悼公委盟會於大夫平公受貨賂於崔杼荀躒出會三臣內叛陰凝冰堅垂及百年矣是以君子臨事貴於見幾作

事貴於謀始為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勿謂無害
其禍將大勿謂無傷其禍將長

以上防姦萌之漸長

審幾微

炳治亂之幾先

五子之歌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臣按蔡沈謂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
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嗟乎使世之居人上

者皆能圖無形之怨則天下豈有亂亡之禍哉惟其不能圖也耳目蔽於左右心志隔於上下見者尚不能圖況不見乎明者尚不能知況未明乎圖之道奈何曰民之所好者逸樂也吾役而勞之民雖未懟也吾則思曰力窮則懟民之情也豫於事役將興之初度其緩急而張弛焉不待其形於言也民之所急者衣食也吾征而取之民雖未怨也吾則思曰財窮則怨民之心也豫於稅歛於民

之始量其有無而取舍焉不待其徵於色也凡有興作莫不皆然則民無怨背之心而愛戴其上如父母矣噫察民怨也於冥冥之中弭民怨也於涓涓之始古之帝王所以得民心而保天下者如此後世人君則不然視民如暗見如不見此其所以上下相戕而禍亂相仍也歟

周官王若曰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

臣按大猷謂大道之世也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

邦於未亂未危之前所以常治而常安也若待其
既亂既危而後制之保之則已無及矣然則其道
何由亦曰審幾而已矣蓋天下國家有治則有亂
有安則有危然亂不生於亂而常生於治之時危不
起於危而常起於安之日惟人君恃其久安而狃
於常治也不思所以制之保之於是亂生而危至
矣人君誠能於國家無事之時審其幾先兢兢然
業業然恒以治亂安危為念謀之必周慮之必遠

未亂也而豫圖制亂之術未危也而豫求扶危之
人則國家常治而不亂君位常安而不危矣蔡沈
解此謂所以制治保邦者即下文明王立政是也
而臣以審幾為言者竊以謂人君能於未亂未危
之前審其事幾之所始以防其末流之所終則永
無危亂之禍矣其於制治保邦之道似為切要惟
聖明留意

易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思之患而豫為之防
於後
於前

之

唐書玄宗天寶末安祿山反入關帝獨與貴妃姊妹
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
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帝
猶未食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
須臾而盡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在廷之臣以言為
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
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

何由得覩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邨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縣縣民皆走驛中無燈火人相枕藉而寢賤無以復辯宋儒范祖禹曰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子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合而從之則為君離而去之則為匹夫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不四十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德宗建中四年涇原兵過京師作亂帝召禁兵禦賊
無一人至者乃與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宦官
左右從者僅百人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
遂幸奉天賊登含元殿爭入府庫運金帛時朱泚閉
居賊迎入宮僭號稱大秦皇帝帝時在奉天經月城
中資糧俱盡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乞
一襦袴帝為求之不獲竟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
糲米二斛每伺賊間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

之

宋史徽宗末年金人分道南侵將逼京師乃傳位欽宗靖康元年金人自真定趨汴屯于城下京師遂陷金人欲邀徽宗出郊欽宗乃代其往遂如青城金人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十萬錠帛一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金人逼欽宗易服既而又欲徽宗至青城面議且以內侍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盡取之徽宗即與其后同如青城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及六宮有

位號者皆從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冠服禮器
法物八寶九鼎等物及官吏內人內侍技藝工匠倡
優府庫蓄積為之一空

臣按程頤有言時當既濟惟慮患害之生故思而
豫防使不至於患也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
盖不能思患而豫防也何也盖物極則反勢至則
危理極則變有必然之理也人君於此思其未萌
之患慮其末流之禍展轉於心曾之間圖謀於思

慮之際審之於未然遏之於將長曲盡其防閑之術旁求夫消弭之方毋使一旦底於不可救藥無可奈何之地則禍患不作而常保安榮矣先儒有言成湯之危懼成王之悶惑皆思患豫防之謂也後世人主若唐玄宗德宗宋之徽宗皆恃其富盛而不謹於幾微遂馴致於禍亂而不可支持之地謹剏于篇以垂世戒若夫叔季之君未致於既濟之時而罹禍亂者則不載云臣嘗因是而通論之

自古禍亂之興未有不由微而至著者也人君惟不謹於細微之初所以馴致於大亂極弊之地彼其積弊之後衰季之世固其宜也若夫當承平熙洽之餘享豐亨豫大之奉肆其胃臆信任匪人窮奢極欲無所不至一旦失其富貴尊榮之勢而為流離困厄之歸是豈無故而然哉其所由來必有其漸良由不能慎之於始審之於微思其所必至之患而豫先有以防之也此三君者皆有過人之

才當既濟之時不能防微謹始思患而豫防之以
馴致夫困苦流離之極有不忍言者吁可不戒哉
可不戒哉臣故因大易思患豫防之象而引三君
之事以實之而著于審幾微之末以垂萬世之戒
後世人主尚鑒于茲兢兢業業謹之於微毋使一
旦不幸而蹈其覆轍焉豈彼一時一人之幸其實
千萬世億兆之人之幸也

以上炳治亂之幾先

大學衍義補卷首